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李 清 照

傅東華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李 清 照

傅東華著

百 科 小 叢 書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照清李

著華東傅

號一〇五路山寶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LI TSING CHAO

BY T. W. FU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1

All Rights Reserved

李清照

目次

一	我們對她應處的態度·····	一
二	她何以被推為詞家正宗·····	二三
三	受她批評的北宋詞人·····	五七
四	她的生平和她的藝術·····	八九

李清照

一 我們對她應處的態度

我以為替古人做新評傳，最重要的是兩種意義。其一，因為我們和所批評的人離開較遠，倒可以比他的同時人看得清楚些。又其一，一個人經過「時間」的考驗，他的歷史上的地位和價值就比較容易確定——實則必須經過「時間」的考驗才能確定。

認明了這兩種意義，就可曉得替古人做新評傳決不僅是替他算一筆總賬，但也不是現時人的口號所論「重新估價」。因為拿現在的標準去重估過去事物的價值，往往是危險的辦法。我們原應該——且也只能——由我們的視角去看過去的一切，却不應該用我們的標準去估定過去的一切。前者是歷史家的態度，也就是嚴正的批評家的態度，後者則否。

既不是算總賬，又不是重新估價，那末我們所能做的事，除開說明之外更無別的。所謂說明，就

是在認定了事實之後，更進一層而試解說事實的所以然。經這樣解說之後，批評家便已盡職。他即使要對那些事實加以批判，也只是還它一個歷史的價值，却不能否定已成的事實。就拿文人論罷，例如某某在某一時代的文壇曾經佔得最高的地位，或曾享有名譽至若干年之久。只要這樣的事可證其爲實，批評家就只得肯定它，只得就事實而加說明，却不能憑自己個人的好惡或代表自己的時代的好惡，而說這樣的事實應該有或不應該有。也許那個文人到那批評家的時代已經不受歡迎了，但這不能破壞他當初曾受歡迎的事實。這樣尊重事實，而僅以說明事實爲滿足的態度，就是批評家批評任何人時所應處的態度，也就是任何批評家所應遵守的原則。

此外還有一個原則，是關於取材方面的。大凡一個人所以值得替他做傳，必有他的可以傳，而這可以傳的一點，就是我們的目標。那末我們的取材，必取其足以說明這一點的；其他材料倘無補於這一點的說明，便都沒有意義，都可以割捨。這就是評傳和普通傳記的不同；普通傳記要詳備，評傳則事蹟僅供說明之用。還有一個人既以某一點長處而傳，那末凡與這點長處無涉的東西，都不能據以增損這點長處的價值；藝術家不因人品卑劣而貶損他的藝術的價值，也不因人品優良而

增高他的藝術的價值。從前人所謂「不以人廢言」就可一歸入這個原則。

根據上列兩個原則，我們就可確定對於我們現在所要批評的這個人應處如何態度了。

第一點，我們現在所要批評的人——李清照——是以詞傳的，那末我們的批評的目標應該是在她的詞，就是說，我們應該問：（一）她的詞何以傳？（二）她的詞的特色是什麼？（三）她何以被推爲詞家的正宗？以及其他類此的問題。原是一個藝術家的作品是不會憑空產出的；藝術品，恒必不但是作者的生平遭遇和人品的產物，並且還是作者所處的時代和環境等等的產物。所以我們要澈底了解這個著名女詞人的詞格，就不得不參考她的人格。但參考只是參考，而不是我們所探求的目的。換言之，我們只須問：（一）她的人格如何影響他的詞格？（二）她的人格有沒有從她的詞裏表現出來？或再進一層，（三）她的有影響於詞格的人格又是如何造成的？此外便又都無意義了。總之，人既因詞而傳，我們若離其詞而專論其人，那就沒有意義，或因其人的品評而牽涉其詞的褒貶，那就更不合理。

但是從前人對她的批評怎樣呢？「碧鷄漫志謂易安詞於婦人中爲最無顧藉。水東日記謂易安詞爲不祥之具。」^{〔一〕}這是因清照被誣有改嫁之事而影響到她的詞的批評的。又因有這被誣之事，曾經激起數百年後的俞正燮、陸心源、李慈銘等人替她竭力辯護。^{〔二〕}這班人替她辯護的動機無非因愛其詞而愛及其人，所以俞正燮說：

余素惡易安改嫁張汝舟之說。……以情度易安不當有此事。……是非天下之公，非望易安以

不嫁也，不甘小人言語，使才人下配醜僧。……^{〔三〕}

在我們現代人看來，改嫁不改嫁原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但因愛才之心切，而竭力替她洗刷，也屬人情之常，故即如現在的胡適之先生也還有這樣的話：

〔一〕清俞正燮 易安居士事輯引（癸巳類稿）

〔二〕關於李清照改嫁之說及其辯護，詳見俞正燮的易安居士事輯、陸心源的癸巳類稿、易安事輯書後（儀顧堂題跋）及李慈銘的書陸剛甫觀案儀顧堂題跋後（越縕堂乙集）等篇（均附載四印齋刻漱玉詞後），這裏不重述了。

〔三〕易安事輯。

改嫁並非不道德的事；但她本不曾改嫁，而說她改嫁了，那却是小人的行爲。故我們摘出諸家替她辯誣的幾個根據，附在這裏。^(一)

不過這些辯護家的動機雖好，却是無補於她的詞的闡發的；因爲即使他們不曾替她辯誣，她的詞的價值依然可以存在。換言之，他們只是替她的人辯護，不是替她的詞辯護。故我們對於他們這種搜討的工作，誠然不能不表相當的尊敬，但不能認這樣的工作爲切要的工作——質言之，就是不能認他們爲批評家。

此外，就詞論詞的從前也不是沒有，但又往往只摘她的隻詞片語來稱讚一番，從未見有能抓住她的整個風格的。例如張正夫評她的聲聲慢用疊字云——

本朝非無能詞之士，未曾有一下十四疊字者。後疊又云，「到黃昏點點滴滴，」又使疊字，俱無斧鑿痕。「怎生得黑，」黑字不許第二人押得。婦人有此奇筆，殆閒氣也。^(二)

胡仔云——

近時婦人能文詞如李易安，頗多佳句。小詞云：「昨夜雨疎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却

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綠肥紅瘦。」此語甚新。又九日詞云：「簾捲西風人

似黃花瘦。」此語亦婦人所難到也。〔三〕

黃叔暘評她的壺中天慢云：

前輩稱易安「綠肥紅瘦」爲佳句，予謂「寵柳嬌花」語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四〕

〔一〕詞選李清照小傳（頁一七四）。

〔二〕詞綜引。

〔三〕茗溪漁隱叢話。

〔四〕詞綜引。

原來從前人的批評，大都是這般零碎的，所以只配稱爲「詞話」。近來的作家，則又喜歡把許多混統的譏語，胡亂堆在她身上。例如某君著的中國婦女生活史，既在標目裏贈她一個「曠世女文人」的徽號，文中又說她「是有史以來一位最大的女文學家」。在她以前，固沒有比她好的；在她以後，也沒有比得上她的。「我們看見這樣一個大冒頭，總期望後文有一番大道理要說，誰知也不

過把俞正燮的易安事略改頭換面一下，到底還是說不出她所以值得享有「曠世女文人」這個徽號的道理。我以為這樣的混讀也是無益的。因為在現代曾經受過科學洗禮的心理，片斷零星的知識固然不能使它滿足，而渾籠的考語也同樣不能使它貼然；它對於文人的天才、風格、名譽等等似乎神祕的東西，也都要理解，而不復能用教徒對付教主的態度「信仰」名人了。

此外，如王世貞那樣把「詞之正宗」一句考語贈給易安，因而確定了她在詞的傳統上的地位，似乎已比上述的種種態度有意義些，但仍沒有說明怎樣是「詞之正宗」以及易安所以為「詞之正宗」的道理，故依然不能使我們滿足。總之，我們上面列舉的那一串問題，似乎迄今還不曾有人給我們滿意的解決，所以我們現在的態度，似應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這就是說，從前人已經說過的話和已經考証過的事蹟，我們這裏可以無須重述，至於從前人所不曾解決而我們切望解決的問題，則由我們嘗試來解決。我們要試從她的殘存的寥寥數十闋詞重新建設起她的整個的詞格；我們要嘗試說明她所以能靠寥寥數十首詞而不朽的原因；我們要試行確定她在詞的傳統上的地位和價值。（本小冊子第二段所述。）其次，我們要試用她自己的話來証實我們的說明，就是

要把她批評過的幾個北宋詞人的作品和她自己的作品比較，以見她的詞格是意識地造成的。（第三段。）最後，我們要嘗試說明她的生活對於她的藝術的影響，以見她的偉大的成功並不是偶然之事。（第四段。）這樣，才是我們對於這位大詞人應有的研究態度，也就是我在這本小冊裏所曾嘗試的工作。這樣的工作，從前人或者是不敢嘗試，或者是因缺乏相當的工具而不能嘗試，又或者者——而且多分是——竟不曾想及這種工作的必要。我這裏嘗試的結果，算得成功與否，自己固然難必，但我以為與其單替從前人做臆清總賬，浪費筆墨，倒不如向從前人所不會開闢的境界去冒些險，縱使只博得「荒謬」兩字的批評，也還不算全無意義。

以上是我們決定批評態度時應該曉得的第一要點。

【一】王又華輯古今詞論引。

其次，從前的批評家和選家大都把男性女性的作家和作品分別看待，這也是我們應當矯正的態度。例如前引數例中，張正夫和胡仔的話裏，都明明露出他們另用一副眼光看待女性。朱熹說：

「本朝婦人能文者唯魏夫人及李易安二人而已」，也把女性特別提出。胡仔的苕溪漁隱叢話以「麗人雜記」一目附於篇末，專錄關於女性的軼事。選本如朱彝尊的詞綜，女性作家也別列一卷。像這樣的「男女之大防」，也許不過是由於傳統的禮教觀念，但如上述張正夫和胡仔那樣的語氣，顯見得除禮教觀念之外，確乎含着對女性另眼看待的意思。這其中又可分為好壞兩種動機：前者就是認定女性天生該比男性弱些，因而對牠們的作品特別寬恕，彷彿以為她們的作品稍有好處便值得表揚似的；後者也認定女性天生比男性弱些，而又含有輕藐的意思，好像牠們的作品根本不配跟男性的比較。但無論動機是好是壞，這樣的態度總不是健全的態度，總是我、們、所、該、排、斥、的。我們須認定詞的傳統只是一個；承續這個傳統的是男性或是女性，並無分別。女性在詞林之中，當然有跟男性一同競逐的權利；在嚴正的批評家的評判之下，她只以「詞人」的資格出現，並不希望批評家原情她是女性而多給她幾分分數。清照的詞，原也不免有時要流露出女性的特殊情趣來，（例如點絳脣一闋）但她是着眼在詞的全部的；就詞而論，她心裏並沒有女性的自覺。所以她不批評和她同性的作者，却把幾個著名的男性詞人大胆批評起來了。（見第三段）這一層我們最須

認識，否則，若只將她跟同時代的或在她前後的女性詞人去比較，那就是侮辱我們這位大作家。這是第二點。

【一】詞綜引。

最後，如前已述，我們須曉得所謂「重新估價」的態度是有危險的。所謂危險，無非就是「濫用」的意思。因為既要「估價」，就不得不有一個標準，既說「重新」，就無非是以現在所公認的標準為標準。拿現在的標準去重估過去的事物，原不是無用的事，例如過去的制度、禮教、思想、以至風格等等，如果不適於現在，我們便須貶損它們的價值。但這態度若果被濫用，則容易要陷於「一筆抹煞」的輕率病——特別是關於藝術的事情。藝術上的所謂標準，本是一件極富流動性的東西。第一，因為環境之變化不居，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藝術標準；這時代主張「為藝術而藝術」，那時代主張「為人生而藝術」；這時代盛行寫實主義，那時代盛行浪漫主義。我們若用歷史的眼光看時，只曉得各有各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得已，各有各的價值，而也各有各的標準；就是說，彼此的標準是獨

立的，不能互相責備的。而濫用所謂「重新估價」這句口號的人，則往往拿「爲藝術而藝術」的標準去估量「爲人生的藝術」，或者反之，以致彼此相抹煞。這不但是暴露出偏狹的批評態度，並且猶如拿尺量輕重，拿秤測高低，實在是不合理的辦法。就說詞罷，假如拿現在一般批評家所重視的「意識」的標準去估量它，那豈不該一筆抹煞？因爲詞雖也有意境，雖也可以抒情，可以敘事，可以議論，但有多大值得現代人重視的內容呢？有多少能在所謂「思潮」裏掀起一波的呢？然而它有它自己的傳統；它在這個傳統裏，怎樣算好，怎樣算壞，也有它自己的傳統的標準。批評家的職務，只在指出這個傳統的標準是什麼，並且說明這個標準的所由來，以及它的變化。而不在拿新標準去代替舊標準。第二，從橫的方面說，各種體裁的文藝都各有它由歷史造成的特殊標準：不但拿小說的眼光去看戲曲是鬧笑話，就是拿近代戲劇的眼光去看元曲也是鬧笑話。詞在中國文學是最純藝術的一種體裁；到現在爲止，詞只能用傳統的「詞」的標準——即表現藝術的標準——去批評它。（理由詳見第三段。）假如將來詞有復興的時候，而這復興的詞又是另外一個方向的，那只得等將來的批評家來敘述。目前，我們所能做的事，只能敘述及說明詞的傳統的標準；對於詞人，也只能

指出他符合這個傳統標準的程度。這樣，就是我們對於李清照所應處的態度中的第二要點。